

# 怀想中秋打糍粑

□何龙飞

记得儿时，我们家吃的多是红薯、洋芋、苞谷、高粱等杂粮，大米少得可怜，可谓生活清苦。同时，经济吃紧，捉襟见肘。但是，我们家喜欢穷作乐，尤其是中秋打糍粑更加充满了欢乐。先是中秋前一天，母亲便忙碌开了：精选糯米，找来大盆子，洗净，加入糯米，加水，浸泡；用棕扫清洁磨盘，加入大米，插入短木棒到磨柄圆洞里，用力转动磨盘，随着“吱嘎”声响起，米面就磨出来了，散发着清香，潇洒了在一旁观看的我和弟弟的嗅觉；白糖得准备好，到时打的糍粑吃起来才甜。父亲也没闲着，盘算着如何把中秋过得更有意义，把糍粑打得更细、紧、实、香。心中有数、准备妥当后，父母才踏实起来。我们自然是翘首期盼早点吃到热糍粑，以犒劳肠胃，打一次别样的牙祭。

中秋那天早晨，母亲起得特早，蒸糯米，以便打糍粑。母亲手脚麻利地洗净木甑子，在底部垫上竹篾甑编，铺上甑帕，将头一天浸泡的糯米舀进笊箕沥干，再用筷子赶进甑子里，在甑子上部边沿垫上布帕，盖上甑盖；往锅里加水，往灶里加柴，点火，烧水至涨，约20多分钟，把发胀的糯米蒸熟。

父亲与母亲配合得默契。他洗碓窝及碓窝棒，备小碗凉水在一边，有条不紊。“快，该起锅打糍粑了！”母亲掀开锅盖，再次检查糯米熟的情况后，发出了号令。父亲赶紧过来，用布包着甑子，将甑子抱起，搁在碓窝边沿，倾斜着，由母亲用筷子把糯米赶进碓窝里。那温暖的清香扑鼻而来，惬意了父母，倍增了打

糍粑的动力。我们是淘气鬼，凑热闹地靠过去呼吸那清香，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不过，想吃热糍粑还早着呢，须慢慢等。无奈，只得照办不误，眼巴巴地望着碓窝里的糯米发呆。

父母都是打糍粑的高手，瞧，他俩各拿一根碓窝棒，先搯紧糯米。待糯米成棉絮状、粘性出来时，就该春糯米了。只见父亲奋力提起碓窝棒，喊着“嗨咗”声，往碓窝里春糯米。再提棒，糯米会粘紧棒，这时，母亲的那根棒就派上用场，按住父亲的棒及周边糯米，父亲的棒就顺势提起来再春。累了，则由母亲提棒春，父亲的棒予以按、赶，轮流操作，减轻劳动强度。适时，还得翻动糯米，确保均匀受力。我们是地道的观察员，跟着父母一起提劲，一起叹气，虽不能提棒春，却能加油助威，令父母感动不已。本来父母早已气喘吁吁，冒出汗珠，累得不行。可想到一家人的午餐需要改善、营造浓烈的中秋氛围，父母又有了精神。先把适量凉水洒在碓窝棒、糯米、手上，便于不粘棒和手，再由母亲将糯米提起，用手团成小圆状，放进旁边撒有米面的簸箕里。若需吃大糍粑，就团大圆状。循环往复后，那些星罗棋布的大小圆状糯米团就是名副其实的糍粑了。

打糍粑完毕，母亲会往碓窝里加入冷水，浸泡碓窝棒及碓窝，便于清洗。我们不停地往肚里咽清口水，被母亲看见。母亲舀来白糖，放进小碗里，用筷子夹起簸箕里的热糍粑，蘸糖后，叫我们趁热吃。热糍粑那般香甜，我们先吃，父母最后吃，一家人吃得津津

有味，真像是打牙祭。再在月饼的陪衬下，把中秋过得有滋有味。晚上，再吃糍粑，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，更为感激父母打糍粑的辛劳。而父母总是乐呵呵地笑着，只因为他俩打的糍粑能让一家人欢乐地度过中秋，再苦再累都值得。

斗转星移，粮食不再吃紧，经济不再拮据，我们家的中秋越过越有味。打糍粑不单成为约定俗成，还会加工些花生米面、芝麻面，配着黄豆面、白糖，让那打出的热糍粑吃起来更加香甜。而且，我们也渐渐长大，能帮父母提碓窝棒春糯米了，乃至能单独提碓窝棒打糍粑了。那时，我们学习成绩也进步了，想到这些，父母欣喜万分，对我们翘起了大拇指，激发了我们走出大山的信心与力量。十年前，生活水平明显改善，父母在中秋打的糍粑依旧香甜，但肉菜办了一大桌，加之糍粑易吃腻、闷人、吃多不易消化、牙齿坏了，一家人对糍粑的消耗量大幅减少。

这些年来，那碓窝及碓窝棒还在老家存放着，就是没再打过糍粑。即使我们中秋回归老家，也没再看到父母打糍粑。父母以为：以前打糍粑，就是团团圆圆的意，现在，只要我们回去了，也是团团圆圆，所以，希望我们常回家看看。

思绪回到今天，中秋也悄然来临。因要外出度假，我们又不能回老家去团圆了。只有在中秋那天，使劲地怀想中秋打糍粑的情景，虔诚地遥祝父母身体健康，节日快乐，以表达我们微不足道的心意，还有歉意。

## 您喜欢的，就是最好的

□沾 涵



整个夏天，母亲翻来覆去穿同一条裤子——一条极普通的裤子，黑底子，白圆点，摸上去滑溜溜的，宽大得可以塞下一个两百斤的人，却不显胖。谈不上什么质感和美感，母亲却极其喜欢。有一次听到母亲独自感慨，说如果哪里看到这样的裤子，想再买一条。看到母亲对它如此着迷，我问她哪里买的，多少钱。母亲回答说在老家的镇上买的，十七元一条，没想到这么合适，早知道就多买一条了。我对母亲那条裤子实在不感兴趣，便不再多问。十七块钱一条的裤子，想必她只是觉得便宜而已，我也没有感觉奇怪，母亲还在逛街时转悠到一双十元钱的皮革凉鞋，乐滋滋地穿在脚上。

身为女儿，近些年，我左挑右选为母亲买的衣衫，不是花色她不喜欢，就是嫌弃样式不合心意，总也达不到母亲的要求。有时候，哪怕带着她去服装店试穿和挑选，她也认可了的，买回家后也会被埋怨，或是束之高阁。为母亲买衣，竟然渐渐变成了心理负担。

有一次与父亲聊起这件事，父亲一脸得意地告诉我：“你妈的毛病，我了解，她就算喜欢一样东西，也不会轻易在你们面前说出来。她喜欢素静花色，合身就行，不在乎价钱，太贵的衣服她穿在身上反而不自在。当你看到她绕着一件衣服看了三遍以上，就可以买下来了。”我想验证一下父亲的“金玉良言”。机会源自母亲最近一次身体小恙，高烧四十多摄氏度，还坚持说不要紧，躺躺就好了，不用去医院，不要乱花钱。

综合母亲近期的衣食住行，我认为罪魁祸首是母亲有一套不太合体的衣裤。思来想去，母亲最心仪的裤子缺了一条，无法替换，得赶紧想办法。自此，我心里便横着一道过不去的坎。十七元一条的裤子，上海这么大，难道我就无法买到么？都说有万能的某宝在，只有想不到的玩艺儿，没有买不到的东西。我便天天上网看衣服，找母亲那条裤子。为了不出纰漏，我一次又一次仔细研究母亲身上那条价廉物美的裤子，一次又一次地筛选，比对，确定找到了它，标价为九元九角，含运费。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买下两条。

第二天，快递一到，我急忙拆开，把那两条神奇的裤子捧在手里看了又看。连忙让母亲套在身上试穿，果真是她喜欢的那一款，简直是一模一样！看到母亲心满意足的样子，竟然有些被感染，我心里有些五味杂陈的感觉。我也拿过新买的裤子，套在身上，在镜子前看了又看，似乎真的很不错。

我告诉母亲：“妈，这条裤子穿起来真凉快，我也想买一条。”母亲一脸灿烂：“一下子买两条，我哪穿得了许多，你别买了，喜欢哪条就拿去穿就是了。”我说：“不，我要挑一条好看的。”我打开电脑，点开给母亲买裤子的店铺，母亲凑过来，建议我买一朵红花的。依照母亲的话，我也买了一条。

其实，我只想让母亲知道：女儿永远与她同在。她喜欢的，就是最好的。

## 君皇山是一首诗

□王双发

君皇山是一首诗，一首灵性而又敏感的诗。

君皇山是望江县城西外环的一座山丘，这里环境优美。环绕在君皇山四周，总能听到鸟的私语、风的低吟、树的叹息。自己常常被满地的落叶围着，松叶遍野。缓步走过，也能听见吱呀之声，我真怕踩疼了落叶，我不忍听树的呻吟。四周的小草虽显干涩却还泛着浅绿，园墙边的塔柏依然挺立着不知春秋，就连那棵必然会光秃着丫枝守望春天的白杨树，依然在以一团绿阴吸引着雀鸟，这灵性而敏感的君皇山，就已经以一片片黄叶，送来了秋的讯息。

君皇山叶落，天下知秋。我终于知道人们为什么钟爱山了。也许，正是诗人的钟情，让君皇山平添了几分沧桑。君皇山更兼细雨，到黄昏，点点滴滴。流水传情，那一片浪漫的叶，是君皇山么？那一场无边无涯的黄昏雨，淋湿了落寞的胸襟。凄凄迷迷，絮絮有声，雨和叶诉说着无边的惆怅。那一棵忧伤的树，是君皇山魂。一声松叶一声秋，惹得游子黯然神伤的树，是君皇山。未觉池塘春草梦，阶前松叶已秋声，仿佛提醒人们珍惜青春年华。

其实，君皇山树成荫，是佳景；籽入药，可清心；叶成泥，润万物；身做琴，发好声音……然而，君皇山又是落寞的。君皇山不言，荒草满径。我只见那些轻佻的鸟雀，追逐着树阴迁居到旁边的高枝；也没有顶礼膜拜，我只见树干上一道道无知孩童留下的野蛮划痕。可是，豁达坦然的君皇山，毫不张扬的君皇山，依然站一方瘦土，守一片晴空。腰板挺直，无怨无悔，临风望月，睥睨红尘。比敏感者更敏感，比强者更坚强，比沧桑者更沧桑。我确信，君皇山是一块沉寂的石头，也是一首好诗。

一片落叶栖息在我的面前。我凝视着，那是君皇山用生命书写的一首诗。在这个远离尘嚣的县城一角，鸟儿飞了，风儿走了，万籁俱寂，叶落有声。我曾写过一首诗，名叫《君皇山上》：君皇山上 / 漫山遍野的马尾松 / 每一片成熟的叶子 / 都模仿着你璀璨的笑容 / 是谁为你打开深沉的枷锁？ / 下一场酣畅淋漓的秋雨 / 这里每一株马尾松 / 都与我共享的开发的愉悦 / 纷纷来袭的秋雨 / 轻敲御景天下的四楼的阳台 / 从天宇传来的声音 / 久久萦绕小区的上空 / 一阵秋风在模仿着你抒情的姿势 / 有楼梯走动的脚步声 / 从渐近到渐远 / 烟云弥漫的样子开始被一丝丝剥离。

我是否见过自己过去的身影呢？ / 我又是否描绘着 / 年复一年的春花秋月 / 在君皇山，我回想起 / 一个光着臂膀的中年汉子 / 穿行在漆黑的夜空下 / 看着一个个渐行渐远的身影 / 我念的留恋这抒怀的夜晚 / 还有君皇山的风、雨和马尾松……

拣一片树叶夹在书里，我将把它种在心底。我相信，秋天里播下的一片落叶，一定能让我们收获一个绿树成荫的春天。读懂了君皇山的落叶，你就变成了一个懂诗的人。（君皇山位于望江县城西外环。）